

库兹涅茨桥

第 二 部

〔苏〕萨·丹古洛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Савва Дангулов
Кузнецкий мост
Книга вторая

本书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75 版译出

库 兹 涅 茨 桥
第 二 部
〔苏〕萨·丹古洛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25 字数 451,000
1981 年12月第1版 1981 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500册

书号: 10188·217 定价: (六)1.75 元

内 部 发 行

本书译者:

1—8章, 22—30章 黄之瑞

9—15章 张鸿瑜 16—21章 高维彝

31—40章 倪家泰 41—48章 徐悦舫

49—53章 余震球 54—59章 陈照南

60—66章 陈光汉 67—73章 江 鹏

74—78章 高祖原

童宪刚校

第 二 部

—

别凯托夫锁上了办公室，习惯地将一把小小的钥匙塞进了背心的口袋，便沿着走廊迈步走去，但是他斜瞥了一眼，发现绍申的门里有灯光。

“可以上您那儿来吗，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

“请进来，谢尔盖·彼特罗维奇，说实话，我们谈起过您……请认识一下：格拉宾，阿里斯塔尔赫·尼古拉耶维奇……”

“格拉宾，格拉宾……”这个姓在别凯托夫的记忆里闪现了一下。“是不是鲍戈莫洛夫的使馆里的那个人，苏格兰古风俗习惯专家，《论彭斯》^①一书的作者？绍申曾经说过，这个人最近该从莫斯科回来了……”

别凯托夫对那个从圈椅里站起来的人打量了一番：他是否酷似别凯托夫想象中的那个格拉宾？不，不象！格拉宾是不留黄斑胡子的，但是，这个人的胡子简直象把扫帚。他还算得上年轻吗？……你瞧，长了多少白发！这一头白发也许就表示“头发白虽白，人老心不老”吧？……然而，他那时也不那么年轻了，那样的人不会人老心不老的……

“可我正在想，为什么睡不着……”谢尔盖·彼特罗维奇微微一笑。“是谁扰乱了我的清梦？”

“很抱歉，是我的罪过……”格拉宾恭恭敬敬、忐忑不安地朝别凯托夫躬着身子说。

“但是，我不明白罪过的起因和抱歉的原因是什么？”别凯托夫好奇地问，他还是不想改变他那愉快而带有讽刺的语调。

“真的，我不知该怎样向您解释清楚……”格拉宾说，他把一只白晰的手藏进胡子里，表示自己是很窘迫的。“让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来说吧……”

然而，绍申还是保持着沉默，因为他正在看校样，快要看完了。

“法国人已经从非洲获得了文献胶片，准备公布，”格拉宾继续说，他已经看出绍申不愿意参与这场谈话。“将军要来了……”

在谈到戴高乐的时候，“将军”这两个字用的是特殊的语调。

别凯托夫曾经说过，他准备离开这里。不能说因为将军要来，他才要走，但是这多少也是个原因。在别凯托夫待在伦敦的这一年里，将军并不经常露面，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很难与人相处的人。有一次在威斯敏斯特^②的政府招待会上，别凯托夫见到过这个法国人。当时谢尔盖·彼特罗维奇发现，将军大概第一个离开招待会，在和主人们告别的时候，朝他们瞥了一眼，流露出一种无法遏制的傲慢神情，这种神情只有他那罕见的身材才会表现出来。在伦敦，人们常常表示出一种疑惑不解：这个被环境抛到异乡客地的人，这个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尚未选举和指定他担任任何职务的人，怎么会如此目空一切呢？然而很可能，这种傲慢态度是用来保护当前处在弱者地位的人的一块盾牌吧？……

叶卡捷琳娜身体不舒服，所以谢尔盖·彼特罗维奇便独自上法国人那儿去。他也没有能把绍申一起拖去；莫斯科已经答应从大量的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最新消息中发布例行新闻，这样，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就被困在他的写字台旁边了。别凯托夫是在电影快放映前到达的。为了不让人家看到他，他在黑暗的大厅里费了点劲儿才发现一只空椅子。是的，影片放映的是“火炬”战役，著名的

① 罗伯特·彭斯(1759—1796)，苏格兰著名诗人。——译者

② 威斯敏斯特是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区，多上等住宅和英国政府机关。——译者

“火炬”战役，法国人，自由法国人……所参加的战役中开始时的一些情景。而后来……这是什么镜头？法国青年来到了俄国？闪耀着坚硬冰凌的雪皑皑的田野和正在打雪仗的脸庞黝黑的年轻人（雪是干的，松散而不易揉成团）；一条被踩得十分平整的小径和还是那些年轻人，他们正在争先恐后地穿过那个同雪地十分相配的小白桦树林……还有飞机场，已经不是雪地了，而是灰蓝色的冰场；还有飞机，一架架正在起飞去执行战斗任务的飞机；还有法国小伙子们的脸庞，一张张突然变得铁板的脸庞；在他们的沥青色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严峻的神情……

影片放映完了。大厅里的观众们似乎在把银幕上的情景与他们自己所了解的有关这些小伙子和他们的苦难遭遇作比较。在银幕上，年轻人差不多在欢呼雀跃；而在大厅里，却是一片寂静。大厅里的观众了解那些年轻人所不了解的战斗结局，或者说得确切一点，了解战斗结束前英勇的、但是悲惨的历程。

“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我可累坏了！”格拉宾从侧门里走出来。“东道主想把我们俩介绍给将军……您看怎么样？”

别凯托夫感到很尴尬，因为在他今天的计划中并没有安排和将军会晤。

“好吧……我同意。”

他俩沿着一条环绕大厅的半圆形走廊走到了一间不大的会客室。会客室隔壁是一间宴会厅，从宴会厅里传来一阵阵谈话的嘈杂声。

根据身高，大概还根据只有鼻子才具有男性特征的侧形，别凯托夫认出了戴高乐，而其余的一切——小小的椭圆形头颅、眼皮微肿的大眼睛、小嘴、凹陷的下巴、嫩黄的皮肤、红润的脸色，都具有较多的女性特征，甚至略带少女的特征。更为明显的是，戴高乐所表现的那种举止态度（似乎有点秘密的意图），或多或少可以说是故意装出来的，这和他的外貌极不相称，因此显得很不自然。至少

在初次见面还不习惯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如此。

别凯托夫和格拉宾出现在会客室里的时候,簇拥在戴高乐身边的人群中很明显地让出了一条路,形成了一条从俄国人通向这个法国人的走廊。看来在俄国人进来之前,戴高乐正在和同他交谈的人们议论影片里有关俄国的镜头,所以戴高乐很自然地从一个话题转到了另一个话题。

“这就是现在这场战争的反常现象:法国人的解放战争差不多是以北极为起点的,”将军说完微微笑了一笑。不知由于他平时不大笑,还是因为他所讲的内容不适合于笑,戴高乐这句话的意思令人费解。但是,站在将军身边的人都笑了起来,于是谈话仿佛中断了。

“是的,那个地方比莫斯科更靠北方,可那儿并不比莫斯科冷,”别凯托夫说,他想说明的正是戴高乐讲的这句话的意思。

“那是什么地方……墨西哥湾暖流吗?”戴高乐问道。

“噢,墨西哥湾暖流,墨西哥湾暖流!”将军周围的人都随声附和着。从学生时代起就熟悉的墨西哥湾暖流,竟成了解围的一个名词,使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

戴高乐看了看通向宴会厅的门:他希望和这个俄国人一起到宴会厅去。

然而,在他们走近门口之前,将军却停了下来:戴高乐很想朝这个身材不象自己那样高大的俄国人弯下身子,说出自己现在想说的话,但是,他突然对此感到有点担心,生怕在场的人会认为这是卑躬屈膝。

“俄国和法国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忽然戴高乐说(他仍旧在克制向同他谈话的人弯下身子的愿望,并且竭力制止这种愿望的产生),这句话他说得干巴巴的,不是抑扬顿挫的,确切地表明了戴高乐的英语水平并不高。

“他们会互相理解的,”别凯托夫立即作出了反应。“是这样吗?”

“是啊，是这样，”戴高乐肯定地说，脸色明显地沉了下来：别凯托夫的赞同并不使他觉得高兴。“您是列宁格勒人吗？”蓦地，戴高乐问道。毫无疑问，这个法国人曾经谈论过别凯托夫。

“是的，一点不错，正象您就要在列宁格勒这个城市开始……”

“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戴高乐说完就第一个走进了宴会厅，不过，他走了好几步以后，就回头望了望，发现同他一起走的那个人并没有紧紧地跟着他走，他觉得十分尴尬。

二

第二天，门铃响了，进来了一个自称叫密歇尔·彼尔姆斯基的人，他用悦耳的法国音讲俄语，问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是否愿意接受邀请出席法国人的宴会，戴高乐将赴宴。对这个人的来访，别凯托夫并不感到意外。

别凯托夫表示同意。

两小时以后，按照法国人所特有的那种外交礼节的准确性，送来了一封正式请帖。

别凯托夫感到，出席法国人的招待会现在需要作充分的准备。非洲大陆上的事态发展促使戴高乐要和俄国人会晤。盟军在非洲已经进攻了一个多月，他们的战友是法国的海军上将达尔朗。是的，就是那个达尔朗，特拉法尔加战役^①战斗英雄的孙子，维希政府的海军部长，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在伯希特斯加登曾受到希特勒的接见，达尔朗怀着差不多是忠实顺民的激情欢呼：“今天正巧是法兰西共和国女英雄、英国人的对手贞德的纪念日，这不是很有意义吗？”现在竟发生了如此出人意外的变化：昨天的维希分子对于某些倾向盟国的人来说，几乎成了战友！确实，就在这个英国，社会舆论被触到了痛处，不过，譬如对戴高乐来说，这并不对他有多少安慰。显而易见，维希政府的海军上将，注意到了美国人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不很融洽，才跨出了这一步。戴高乐完全知道，海军上将是美国人召唤来的。可能他们在维希政府的大使馆（确实是在维希政府的大使馆——合众国并不急于和贝当^②断绝外交关系！）策动达尔朗转到盟国方面来。但是，在这样新的条件下，所有聚集

在洛林十字旗下的人们的领袖，他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别凯托夫去见大使。

米哈依洛夫刚从比卡奇里回来，在那儿，一家对出版苏联书籍感到兴趣的很大的出版社社长，颇有点名望的安德鲁·史密斯曾设午宴款待，对他表示敬意。眼下米哈依洛夫站在一张斜面高脚写字台旁边，在迅速地校对一份用打字机打的报告。别凯托夫很清楚，这个报告，女速记员刚刚送到他手里。显而易见，大使立即就把与史密斯的谈话口授给女速记员打字。

“噢，这个史密斯真是个十足的强盗！”大使一边说，一边请别凯托夫坐下。“他竟这样来安排我们这次会晤，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能同意！‘是这样，大使先生，只要求您同意，其余的事由我负责！……这样就能让高尔基的作品在我们这儿出版，他的作品以前从来也没有出版过……请您看一看！’于是就把我领进了隔壁的一个房间……哼，能说什么呢？强盗！真有这样的事！画架，每个画架上都放着一张张厚纸板，一本新书已经完全准备就绪了！……不，不但有插图和封面，还有扉页，就是印刷厂里才有的那种扉页……花体字母、横眉装饰……‘您怎么会冒这一切风险呢？’我问史密斯。‘万一我说“不行”呢？’‘您不会说“不行”的，因为这样说是反常的。’”

“史密斯想取得出版我们书籍的专利权吗？”别凯托夫问。

“显然不是，不过胃口是会越吃越大的。目前谈的计划还有
限……”

“您有没有说‘行’？”别凯托夫问大使。

“他对一切都估计得正确无误，我说了‘行’，当然只是在我能作主的这样一个范围内，”大使说。他在校完报告之后，手里拿着这

① 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在特拉法尔加角发生的海战。——译者

② 贝当(1856—1951)，法国人民的叛徒，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为法国维希政府的头子。——译者

张墨迹未干、微微颤动的纸，朝写字台那儿走去。“顺便说一句，下星期六史密斯想和您谈谈。您可明白，我的职责是开个头，而您的职责是要结束……”

“幸亏在星期六，而不是在星期五……”别凯托夫说，他在寻找机会转换话题，现在法国人无疑比英国人要使他感兴趣。

“‘不是在星期五’？”米哈依洛夫立即作出了反应，他对谈话的进程极其敏感。“请原谅，为什么‘不是在星期五’？”

“法国人请我去……”别凯托夫说，这句话确实制止了米哈依洛夫往下说；大使挪了挪椅子，却没有坐下。

“戴高乐？”

“是的。”

米哈依洛夫离开了写字台，他显然不想坐下来。

“内人刚才给我来了个电话；她做了一盘苹果馅布丁……”米哈依洛夫站在房间的另一端，似乎想鉴定一下：别凯托夫是否理解他米哈依洛夫的意图。“您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饭吗？”

哦，当然罗，问题并不在于同进晚餐，虽说苹果馅布丁对谢尔盖·彼特罗维奇也很有吸引力。

“时间已经不太早了，”谢尔盖·彼特罗维奇表示反对，但是并不强烈，这一点被米哈依洛夫发觉了。

“您是知道的，我并不经常强求别人，”大使说完转身走到写字台旁边，拿起了电话耳机。“可这一次……我一定……”

他给家里挂了个电话，问了问做布丁的情况，要妻子把纯葡萄酒冰镇一下。酒是昨天晚上一个苏格兰老头儿运来的，这个老头儿打从遥远的革命前的年代起就给米哈依洛夫供应这种价格低廉、又酸又涩的瓶装酒；当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住在伦敦，处于被贬黜的困境。米哈依洛夫还对妻子说，半小时以后，他将和谢尔盖·彼特罗维奇一起来，说完便放下了耳机。

米哈依洛夫住在豪华的大住宅里，当时这座官邸，指定给大使

居住的。住宅里的家具都是用高加索的山毛榉木做的。这些家具一度似乎很得体，既别具风格，又富丽堂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显得既笨重，又占地地方了。假使当年就将这些圈椅和椅子换掉的话，人们也可能想不起来，也不会为之惋惜了。但是，使馆人员拖延着，没有将这些家具换掉，它们也就突然显出以前所没有的长处。象建馆初期从古董商那儿买来的一卷卷不列颠百科全书、放在前厅里的落地大钟、座落在宴会厅里的老式钢琴一样，这些家具也变得象古董了，似乎成了使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之，在兴趣和爱好方面，大使是随随便便的，他能够早上只吃一只熏猪肉馅的煎蛋，而晚上吃和苹果一起烤熟的酸奶渣；然而，他周围的那些既不反映他的嗜好、也不反映他的趣味的家具却比他强，准备永远陈设在这里。

米哈依洛夫要求把取暖用的电炉放到会客室来，似乎想要妻子明白：他们主要不是品味瓶装酒和欣赏女主人绝妙的烹饪技巧，他们是要进行一场纯粹公事公办的谈话。大使夫人完全理解丈夫的暗示，连别凯托夫也立即明白了这一点。米哈依洛夫还在调整电炉，半真半假地为插头的质量低劣而责骂英国的电器工业的时候，通向使馆官邸内室的门缓缓地开了，大使夫人推进来一只小桌子，桌子上，就象谢尔盖·彼特罗维奇猜到的那样，盖在餐巾底下的是一盘令人垂涎欲滴的苹果馅布丁。

“您说，戴高乐？”等女主人离开会客室，米哈依洛夫就问道。

“是的，我觉得，邀请是他安排的，虽然他只是以客人的身份出席宴会。”

“就是说，这次谈话对他是不可或缺的罗？”

“我觉得是这样。”

“您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很想知道您的意见，”别凯托夫说。

大使掀开了餐巾——在方方正正的大盘子里盛放着一个结了

一层红褐色脆皮的布丁。

“请用吧。我的回答是：与海军上将达尔朗的争辩，促使他要和您会晤。”

“您确信，争辩正在形成这样的局面：戴高乐—达尔朗？”谢尔盖·彼特罗维奇问道。他说出了这两个人的名字，目的是想确定谈话的关键所在。

“我完全确信，所以敢作这样的假定：如果达尔朗现在不是在阿尔及利亚，而是在伦敦的话，那您今天也会收到他的宴会请帖……”

“双方有什么成功的希望？”谢尔盖·彼特罗维奇问，而心里却在想：他这样急于要这次谈话接近实质是不是太粗鲁了。

“成功的希望？……”说着，米哈依洛夫往酒杯里斟酒，他没有忘记把盛了酒的高脚酒杯放到灯光下去照一照——看看酒有没有发浑。“老实说，我只能远远地观察达尔朗，就象那时观察戴高乐一样……是的，戴高乐。大概这是旧时代的残余：一个代表法国最有名望的世家之一的贵族，充当抵抗运动的领袖。据说，谁掌握时代精神，谁才是坚强的国务活动家。他对法国和法国复兴的信心，再加上他对自己个人使命的信心，都坚强得不能不令人敬佩。是的，假如您从侧面观察一下这个人，观察一下他是怎样和丘吉尔进行谈话的（我觉得，戴高乐是有赖于丘吉尔的），那么您一定会深信：戴高乐的仇敌想称之为骄傲或者甚至称之为傲慢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块盾牌，这块盾牌是处于他这种困难境地所必需的……但是问题就来了：这块盾牌的使命，归根结蒂是保卫什么？……只保卫戴高乐设想中的，因而暂时还是虚无缥缈的法国呢，还是保卫完全现实的法国？这个现实的法国，虽然不是象今天那样的法国，却和今天的法国有关系。今天戴高乐认为，自由的法国人所进行的斗争，不仅仅为了法国的解放，也是为了今后的改革，不单单为了自由的法国，也是为了建立在更加公正原则上的法国。今天戴高乐

说：‘革命万岁！’我是说‘今天’。而明天他会怎么样呢？明天，当他必须将这句话重讲一遍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感到害臊？他是不是会将这句话重讲一遍呢？因而戴高乐果真那样坦率吗？例如，当他出席招待会站在那儿，他的整个外貌，高高的身材，一副不可接近的样子，带点骄傲和挑衅地昂着他那个小小的头颅，这都证明他坦率吗？”

米哈依洛夫把酒杯朝自己身边挪了挪，他很想喝一口酒。是的，这不仅因为酒是从苏格兰老头儿的酒窖里取来的，还由于他现在讲话时那种兴奋的情绪所引起的。同别凯托夫交谈的这个人已经没有一点疲劳的神态：在他那张通常到了午夜总是变得苍白的脸上，堆起了鲜艳得有点不自然的红晕。别凯托夫发觉，米哈依洛夫的真正爱好，是他对属于社会问题范畴里的历史问题感兴趣。总之，戴高乐明天的举止态度会怎么样呢？他仍旧会那样坦率和优雅吗？

“嗯，对于这个问题还能说些什么呢？”米哈依洛夫问，他闭上了双眼，因为应该集中注意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识透他的性格，就得从他的性格中感觉出某种人性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他那块用来对付丘吉尔，保卫自己的盾牌，也把你我的视线给挡住了。还不仅如此。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按他的地位应该很接近戴高乐的人说：这块盾牌竟然也用来对付可以称之为戴高乐的同事的那些人。较为了解戴高乐的人有点恶作剧地把他称作‘符号’。那又怎么办呢，他们油然想起的正是这个名词，然而却是严肃地说出来的。是的，确实是‘符号’，象任何一个符号一样，它丧失了人的特征和人所共有的热量。不过有趣的是，戴高乐似乎希望用‘真空地带’把自己圈起来，让自己和周围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戴高乐的这种想法理应引起人们的抗议，至少在他认为是同事的那些人中间。但是，事实上完全相反，这样做反而促使他变成了一个法国的活佛。还是同样那个法国人，他曾经钦佩地，正象我所感觉的，不是做作地说：‘有一次我观察过他是怎样起草

一个极其复杂的文件的。我竟发现：他信手写来的句子并不反复推敲。是的，他写东西就象说话一样：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米哈依洛夫象孩子般真诚地放声大笑，那个法国熟人真的给他解了闷……大使似乎想说：这个并不狡猾的人是喜欢崇拜的！……

米哈依洛夫还在笑，同时挥舞着一只手臂，他胡子的形状变尖了，卷成了螺旋式。别凯托夫发现，同他交谈的人在笑的时候变得年轻了。不但如此，连他的面貌也突然表现出他年轻时代的某种特征。仿佛你突然看到了他少年时代的生活景象：在他故乡伏尔加河流域，在一座拥有大港口和大教堂的熙熙攘攘的商业城市里，你瞧，他戴着一顶帽圈上镶着白色嵌线，帽檐显然已经折断，闪烁发光的蓝色中学生帽，沿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奔跑着上学。他一面奔跑，一面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空中有一小群密集的鸽子在盘旋飞翔。你一定会感到惊奇，他竟能跟踪住眼看就要飞进云层去的鸽群，并能在港口边上纵横交错的小巷里判定方向，而不撞到堵住半条街的拉大车的马身上去……

米哈依洛夫在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小块布丁，欣赏着布丁的脆皮一片片碎裂开来，很稠的油流在盘子里。他吃得很少，显然在控制老年人的食欲。他的性格也表现在这一方面。

“在取得胜利之前，每个人的旗杆上都扯着革命的旗帜，可今后会怎么样呢？您过去读过戴高乐的著名作品《为建立职业军队而奋斗》吗？”米哈依洛夫问道，他令人不知不觉地逐渐把话题转到他喜爱的题目上去了。“尽管戴高乐多么言不由衷，从他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出他的理想。顺便说说，这本书的文体极好。这个理想的公式可以用性格、权威和信心这三个名词来全面概括。我觉得，他的纯朴是故意装出来的，他竭力想要自己的这个公式物质化，以此来说明其纯朴……据说，他经常重复这样一句话：说废话是根本做不出伟大的事业的。因此，应该对他有充分的认识，他学会了沉默。然而主要的问题在于：戴高乐是个什么样的人，组成法国抵抗运